

皇家藏本

文白对照

二十五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五史

第二卷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吉林摄影出版社

第二卷目录

汉 书

平帝本纪	(1)
董仲舒传	(6)
郑子真、严君平传	(22)
扬雄传	(23)
王温舒传	(32)
高祖薄姬传	(34)
孝景王皇后传	(35)
孝成赵皇后传	(37)
元后传	(43)

后汉书

汉光武帝纪	57
和熹邓皇后传	87
杜诗传	95
孔奂传	97
第五伦传	99
寒朗传	103
崔瑗传	105
阳球传	107
侯览传	109
列女传	111

晋 书

晋武帝纪	(124)
惠贾皇后传	(152)
杜预传	(155)
嵇康传	(162)
皇甫谧传	(168)

司马颖传	(178)
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传	(182)
鸠摩罗什传	(196)
列女传	(199)
王猛传	(212)

宋 书

明恭王皇后传	217
明帝陈昭华传	218
刘义恭传	218
裴松之传	232
范晔传	235
颜延之传	248
宗越传	261
戴颙传	263
陶潜传	265

汉书

平帝本纪

【原文】

孝平皇帝，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子也。母曰卫姬。年三岁嗣立为王。元寿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诏曰：“大司马贤年少，不合众心。其上印绶，罢。”贤即日自杀。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秋七月，遣车骑将军王舜、大鸿胪左咸使持节迎中山王。辛卯，贬皇太后赵氏为孝成皇后，退居北宫，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宫。孔乡侯傅晏、少府董恭等皆免官爵，徙合浦。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谒高庙，大赦天下。

帝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诏曰：“夫赦令者，将与天下更始，诚欲令百姓改行洁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举奏赦前事，累增罪过，诛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选举者，其历职更事有名之士，则以为难保，废而弗举，甚谬于赦小过举贤材之义。对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而荐举者，皆勿案验。令士厉精乡进，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来，有司无得陈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诏书为亏恩，以不道论。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

群臣奏言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赐号安汉公，及太师孔光等皆益封。语在《莽传》。赐天下民爵一级，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满秩如真。

立故东平王云太子开明为王，故桃乡顷侯子成都为中山王。封宣帝耳孙信等三十六人皆为列侯。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前议定陶傅太后尊号，守经法，不阿指从邪，右将军孙建爪牙大臣，大鸿胪咸前正议不阿，后奉节使迎中山王，及宗正刘不恶、执金吾任岑、中郎将孔永、尚书令姚恂、沛郡太守石诩，皆以前与建策，东迎即位，奉事周密勤劳，赐爵关内侯，食邑各有差。赐帝征即位前所过县邑吏二千石以下至佐史爵，各有差。又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亡子而有孙若子同产子者，皆得以为嗣。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其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参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遣谏大夫行三辅，举籍吏民，以元寿二年仓卒时横赋敛者，偿其直。义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发。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储偫。

二月，置羲和官，秩二千石；外史、谒师，秩六百石。班教化，禁淫祀，放郑声。乙未，义陵寝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寝令以急变闻。用太牢祠。

夏五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大赦天下。公卿、将军，中二千石举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六月，使少傅左将军丰，赐帝母中山孝王姬玺书，拜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赐帝女弟四人号皆曰君，食邑各二千户。

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

公。罢明光宫及三辅驰道。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复贞妇，乡一人。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大司农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劝农桑。

太皇太后省所食汤沐邑十县，属大司农，常别计其租入，以赡贫民。秋九月，赦天下徒。以中山苦陉县为中山孝王后汤沐邑。

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诏曰：“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于古制。使太师光奉太牢告祠高庙。”

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孙之子如意为广宗王，江都易王孙盱台侯宫为广川王，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封故大司马博陆侯霍光从父昆弟曾孙阳、宣平侯张敖玄孙庆忌、绛侯周勃玄孙共、舞阳侯樊哙玄孙之子章皆为列侯，复爵。赐故曲周侯酈商等后玄孙酈明友等百一十三人爵关内侯，食邑各有差。

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天下民费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租税。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

秋，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诣公车。九月戊申晦，日有蚀之。赦天下徒。使谒者大司马掾四十四人持节行边兵。

遣执金吾候陈茂假以钲鼓，募汝南、南阳勇敢吏士三百人，谕说江湖贼成重等二百余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重徙云阳，赐公田宅。冬，中二千石举治狱平，岁一人。

三年春，诏有司为皇帝纳采安汉公莽女。又诏光禄大夫刘歆等杂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属皆以礼娶，亲迎立輶并马。

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阳陵任横等自称将军，盗库兵，攻官寺，出囚徒。大司徒掾督逐，皆伏辜。安汉公世子宇与帝外家卫氏有谋。宇下狱死，诛卫氏。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改殷绍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郑公。

诏曰：“盖夫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前诏有司复贞妇，归女徒，诚欲以防邪辟，全贞信。及毘悼之人，刑罚所不加，圣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系犯法者亲属，妇女老弱，构怨伤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寮，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定著令。”

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大赦天下。遣太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赐九卿已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属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赐天下民爵一级，鳏寡孤独高年帛。

夏，皇后见于高庙。加安汉公号曰“宰衡”。赐公太夫人号曰功显君。封公子安、临皆为列侯。安汉公奏立明堂、辟雍。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天子世世献祭。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梁王立有罪，自杀。

分京师置前辉光、后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国所属，罢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纪。冬，大风吹长安城东门，屋瓦且尽。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征助祭。礼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

诏曰：“盖闻帝王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尧睦九族，舜惇叙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统国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虽有王侯之属，莫能相纠，或陷入刑罪，教训不至之咎也。传不云乎？‘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其为宗室自太上皇以来族亲，各以世氏，郡国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二千石选有德义者以为宗师。考察不从教令有冤失职者，宗师得因邮亭书言宗伯，请以闻。常以岁正月赐宗师帛各十四。”

羲和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汉与文王灵台、周公作洛同符。太仆王恽等八人使行风俗，宣明德化，万国齐同。皆封为列侯。

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闰月，立梁孝王玄孙之耳孙音为王。冬十二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宫。大赦天下。有司议曰：“礼，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岁，宜以礼敛，加元服。”奏可。葬康陵。诏曰：“皇帝仁惠，无不顾哀，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故不及有遗诏。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

赞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至乎变异见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译文】

孝平皇帝是汉元帝庶出的孙子，中山孝王之子。母亲是卫姬。三岁的时候，继承父亲的爵位称王。元寿二年六月，哀帝去世，太皇太后下诏书说：“大司马董贤年轻，不合大臣们的心意，交回印章，免去官职。”董贤当天自杀。任命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兼管尚书台的工作。秋七月，派遣车骑将军王舜、大鸿胪左咸作使臣，持符节迎接中山王到京师。辛卯日，把皇太后赵氏贬为孝成皇后，退住北宫，哀帝皇后傅氏退住桂宫。孔乡侯傅晏，少府董恭等都被罢免官职，流放到合浦去。九月辛酉日，中山王就皇帝位，到高祖庙朝拜，大赦天下。

平帝才九岁，太皇太后上朝听政，大司马王莽掌权，百官都听从王莽的指挥。诏书说：“赦令，是想让天下臣民从新开始，让百姓洗心革面，保全性命。从前有关部门常上奏赦令下达以前的事，致使犯罪增加，无辜的人遭杀害，完全失去了重视信义、谨慎用刑、让民众洗心革面的旨意。至于选举，那些担任官职有工作能力的有名人士，却因曾有罪而难以保举，以至于废而不用，大大违背了赦免小过，选举贤才的原则。对那些有经济错误及有罪恶念头而未犯法的人，推举上来就不要追究了。让士人振奋精神努力向上，不能因为小毛病而妨碍选用大才。从此以后，有关官府不要再上奏赦令下达以前的事。有不合诏书旨意者，以大逆不道论处。把此事定为法令，告知天下，让大家都清楚地知道。”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经过重重翻译献上一只白鸡、两只黑鸡，下诏书命三公用作时新食物，到宗庙祭祀祖先。

群臣上奏说大司马王莽功劳如同周公，于是赐王莽安汉公称号，对太师孔光等人也都

增加封地、爵位。天下民众赐一级爵，二百石以上的在职官员，不管具体情况如何，统统免除试用期，为真职。

立原东平王云的太子开明为王，立原桃乡顷侯的儿子成都为中山王。封汉宣帝耳孙刘信等三十六人做列侯。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在前些时候商议定陶傅太后尊号的时候，恪守经典、法令，不阿谀奉承，不曲从奸邪，右将军孙建是近卫大臣，大鸿胪左咸先是坚持正义不献媚讨好，后又持符节出使迎接中山王，还有宗正刘不恶、执金吾任岑、中郎将孔永、尚书令姚恂、沛郡太守石诘，都因为前些时候参与拥立大计，东去迎接中山王即位，事奉君王周到勤劳，赐关内侯爵位，按不同等级赏给封地。平帝被征召即帝位时所经过的县乡官员，从二千石以下到佐史，均按不同等级赏赐爵位。又下令，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没有儿子但有孙子、或者过继侄儿为儿子的，都可以继承爵位。公、列侯的继承人犯罪，处耐罪以上的，要先报请朝廷批准。皇族有亲属但因犯罪而断绝的，应赦免其亲属，皇族作吏因推举为廉吏而升为佐史的，补俸禄四百石。全国官吏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年老退休后，终身给予原俸禄的三分之一。派遣谏大夫巡行三辅地区，登记在元寿二年哀帝去世时被多收了赋税的官吏百姓，一律偿还其价值。义陵百姓坟墓，只要不妨碍陵墓内正殿的，一律不要发掘。全国官吏百姓都不许置办储存生活用具。

二月，设置羲和官，官秩为二千石；外史、闾师，官秩六百石。颁布教化，禁止不合礼制的祭祀，斥逐淫乱的乐曲。乙未日，义陵正殿里原放在柜子中的神衣，丙申日清晨出现在外面床上，寝令以非常变故报告上来。用太牢祭祀。

夏五月丁巳日初一，发生日食。大赦天下。公卿、将军、中二千石各推举一名忠厚诚恳能够直言劝谏的人。

六月，派少傅左将军甄丰向平帝母亲中山孝王姬颁赐玺书，拜她为中山孝王后。赐封平帝舅父卫宝及其弟弟卫玄为关内侯。平帝姊妹四人都赐称号为“君”，各自食二千户的租税。

封周公后裔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裔孔均为褒成侯，掌管周公及孔子的祭祀。追赐孔子谥号为褒成宣尼公。废除明光宫和三辅地区的驰道。全国已判罪的女犯人，都放回家去，让其每月出钱三百，雇人服役。免除贞妇的赋税徭役，每乡一人。设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大司农部丞十三人，每人负责一州，鼓励务农，植桑。

太皇太后减省自己的封邑十个县，划归大司农，单独核算它们的租税，用来救济穷人。秋九月，赦免全国刑徒。把中山苦陉县划为中山孝王后的封邑。

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诏书说：“皇帝名字中的两个字，和器物同名，现在改名，以便符合古代制度。让太师孔光用太牢到高帝庙祭告祖先。”

夏四月，把代孝王玄孙的儿子如意立为广宗王，把江都易王的孙子盱台侯官立为广川王，把广川惠王的曾孙伦立为广德王。原大司马博陆侯霍光的叔伯兄弟的曾孙霍阳，宣平侯张敖的玄孙张庆忌，绛侯周勃的玄孙周共，舞阳侯樊哙的玄孙的儿子樊章，都被封为列侯，恢复其爵位。原曲周侯酈商等人后裔玄孙酈明友等一百一十三人，赐封为关内侯，按不同等级赏赐封邑。

郡、诸侯国大旱，又发生蝗灾，青州特别厉害，百姓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官吏、平民，因为百姓穷困捐献田地、住宅者，共二百三十人，把这些财物按人头赐给贫民。派遣使者捕捉蝗虫，民众捕到蝗虫交给官吏，用石、斗量好，根据数量付钱。全国百姓，家

中财产不满两万的,受灾的郡家财不满十万的,免除租税。百姓得传染病,住到空着的王侯府中,给他医治,给他药品。死去的人给丧葬钱,一家死去六口以上的给五千,四口以上的给三千,二口以上的给二千。废安定呼池苑,改造为安定县,兴建官府、市里,招募贫民迁去,沿路公家供给食宿。到达迁徙地后,赏赐田地、住宅、生活用具,借给犁、牛、种子、粮食。又在长安城中兴建五个里,造二百所住宅,让贫民居住。

秋天,每郡推举一名勇敢、有气节、懂兵法的人,到公车府。九月戊申日,发生日食,赦免天下刑徒。派谒者大司马掾四十四人,持符节到边境去带兵。

派遣执金吾侯陈茂带着钲鼓,招募汝南、南阳勇敢的士兵、官吏三百人,去劝降江湖盗贼成重等二百余人,盗贼都自动出降,被送到家乡所在地服役。成重迁徙到云阳,公家赏赐田地住宅。冬天,让中二千石官推举判案公正的人,每年推举一人。

元始三年春天,命令有关部门替皇帝向安汉公王莽的女儿纳采,此事记载在《王莽传》当中。又命令光禄大夫刘歆等共同议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属都根据礼节娶妻,迎亲的时候站在轺车上,拉车的马并驾齐驱。

夏天,安汉公上奏车服制度以及官吏平民养生、送终、嫁娶和占有奴婢、田地、住宅、器具的等级。建立官稷和学官。郡和诸侯国称学,县、道、邑、侯国称校。校和学设一名经师。乡称庠,聚称序。序和庠设一名《孝经》师。

阳陵任横等自称将军,盗取武库的兵器进攻官府,放出囚徒。大司徒掾追捕,他们都服罪了。安汉公的长子王宇和平帝外戚家卫氏密谋叛乱。王宇关进监狱,死去。杀死卫氏。

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时以高祖配享天,宗祀时以孝文帝配享上帝。改称殷绍嘉公为宋公,周承休公改称为郑公。诏书说:“夫妇正就能使父子亲,人伦就确定了。前次诏命有关官府免除贞妇的赋役,放女犯人回家,确是想用来防止奸邪,保全贞洁。至于对八十以上的老人、七岁以下的孩子不施刑罚,乃是圣王的规定。但酷暴的官吏大都拘捕犯法者的亲属,妇女老幼都不免,郁结怨恨,有伤风化,百姓深以为苦。现今明敕百官,妇女只要不是自己犯法,男子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只要不是全家犯大逆不道、诏书点名拘捕的,都不能逮捕。需要查验的,到他们家中去查验。此事确定为法令。”

二月丁未日,立王氏为皇后,大赦天下。派遣太仆王恽等八人,配备副使,持旌节,分别巡行天下,观看风俗。九卿以下至六百石官员以及登记在册的皇族,按不同等级赏赐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天下平民均赏赐一级爵位,鳏寡孤独及老人赏赐布帛。

夏天,皇后到高帝庙拜见。给安汉公加以“宰衡”的称号。赏赐安汉公太夫人“功显君”称号。安汉公的儿子王安、王临都封为列侯。安汉公奏请设立明堂、辟雍。把孝宣庙尊称为中宗,孝元庙尊称为高宗,天子代代祭祀。设置西海郡,把天下违犯禁令的人都迁徙到那里去。梁王立犯罪,自杀。

分割京师,设置前辉光、后丞烈两郡。改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的官名和位次,改十二州的名称。把各郡、诸侯国所属地界重新划分,有的废除,有的改变。天下事情多变,官吏不胜记载。冬天,大风把长安城东门的屋瓦几乎全部吹走了。

元始五年春正月,在明堂进行禘祭。征召二十八名诸侯王、一百二十名列侯、九百名皇族子弟助祭。祭礼完毕后,都增加封邑户数,赏赐爵位及钱财布帛,按不同等级增加俸禄,补升官职。

太皇太后下诏书说：“听说帝王首先用德行安抚民众，其次则亲近亲族以及于百姓。从前尧和睦九族，舜也厚待他们。我因为皇帝年幼，暂且执掌国家政权，只是皇室子弟都是太祖高皇帝的子孙，以及兄弟吴顷王、楚元王的后裔，从汉初至今，已达十余万人，虽然有王侯之辈，但不能互相察禁，有的犯法论罪，这都是教育不到的过错。《传》不是说过吗：‘君子对亲族诚恳，那么人民就实行仁义。’对皇族自太上皇以来的亲属，都以其家世确定姓氏，郡、诸侯国设置宗师来纠察他们，对他们进行教育。二千石官员要选出有道德修养的人作宗师。考察出不听从教令以及失职害人者，宗师可以用邮传上书告知宗伯。宗伯奏报皇上。平时每年正月赏赐宗师每人十匹布帛。”

派羲和刘歆等四人为使者，掌管明堂、辟雍，让汉代和周文王筑灵台、周公作洛邑相符合。派太仆王恽等八人为使者，巡行观察风俗，宣扬德行、教化，使万国同一。八人都封为列侯。

征召天下通晓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音乐、文字、史书、方术、本草以及能教授《五经》、《论语》、《孝经》、《尔雅》的人，所在地区替他们备一辆轺车，封好书信，送往京师。到达的人有数千人。

闰月，把梁孝王玄孙的耳孙刘音立为王。冬十二月丙午日，平帝在未央宫去世。大赦天下。有关官府议论说：“据礼制，臣子不能称君王为殇。皇帝已十四岁，应该按照礼仪安葬，戴皇冠。”上奏获得批准。平帝安葬在康陵。诏书说：“皇帝仁爱慈惠，对谁都很同情哀怜，每次发病，气总是向上顶，说不出话来，所以来不及留下遗嘱。他的陪送妃妾，都放出宫回家，可以改嫁，就象孝文帝当年那样。”

(孙言诚 译)

董仲舒传

【原文】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缺。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褒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途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

臻山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与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藏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徕，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教德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生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

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蛮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廊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圜圉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耗矣哀哉！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

篇，毋违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之，以称朕意。

仲舒对曰：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闢天、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爰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义焉。繇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惨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

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于是天子复册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寢微寢灭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复对曰：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乎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寢微寢灭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

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漫，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寢微寢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旤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教，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厖能勿失尔。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嚮嚮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穷。富者奢侈羨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之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句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繇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徒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能为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译文】

董仲舒是广川人，从小研究《春秋》，汉景帝时为博士。他放下帘幕讲习诵读，学生按资历深浅转相传授学业，有的没有见过他的面。他多年不窥视园圃，专心致志到这种程度。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士人都把他当老师加以尊敬。

武帝即位，荐举贤良文学的士人前后一百多，唯有董仲舒得以贤良的身份对策。

诏令说：

我得以继承最尊贵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品德，要将地位传至无穷而将美德延至无极，责任重大而职守艰巨，因此昼夜不得安宁，深思万事的来龙去脉，惟恐有不周到的

地方。所以广泛招致四方的杰出人才,郡国列侯公选贤良正直博学的士人,想听听治国之道的要领,最为正确的主张。如今大夫您在荐举的贤良中俨然是最杰出的,我非常赞赏您。大夫您精心思考,我专心听取并向您询问。

听说五帝三王的作法,是改革制度,大兴礼乐,从而天下融洽和睦,历代帝王都是如此。舜时的音乐没有比《韶》更完美的,在周代则没有比《勺》更完美的。圣王已故,钟鼓管弦之声并未衰竭,而治国之道已逐渐残缺。衰败至于桀、纣的所作所为,王道便大坏了。五百年之间,遵守法度的君主,掌握大权的士人,想效法先王来拯救社会的很多,但还是没有能够扭转,一天天走向灭亡,直到后代君主出来而后停止。难道是他们的操守有悖谬的地方而丧失天下?还是原来天命便不可挽回,必定使他们发展到特别衰败而后止息呢?呜呼!凡是苦心经营,夙兴夜寐,努力效法上古的,也都无补于事吗?夏、商、周三代禀承天命,他们的符瑞应在哪里?灾异这种不祥之物,由什么原因引起?性命的真实情况,有的夭折,有的长寿,有的仁爱,有的粗野,经常听到这些名目,并不清楚其中的道理。想教化流行而号令畅通,刑罚减轻而奸邪归正,百姓和睦,政事开明,如何修养,如何整饬,才能甘露普降,百谷丰登,德润四海,恩及草木,三光普照,寒暑平和,受上天之福,享鬼神之佑,恩德洋溢,施于境外,延及众生?

大夫您通晓先圣的业绩,熟知世俗教化的演变,了解从始至终的顺序,研讨高深理论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请明确地将这些告诉我。要条理分明,不要堆砌材料,不要眉目不清。选择要得法,表达要慎重。对那些不公正、无原则、不忠诚、违正道、卖权渎职的,将他们写出来不要漏掉,进献给我,不用惧怕以后会遭到迫害。大夫您应当尽心,不要有任何隐瞒,我将亲自过目。

董仲舒对策说:

陛下发出善言,下达英明指示,询问天命与情性,都不是愚臣能回答的。臣谨慎地根据《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的既成事实,以观看天和人之相互作用,实在太可怕了。国家将发生因违背道德而引起的坏事,那么天便预先现出灾害对君主进行谴责告诫,如果自己不知醒悟,又现出怪异的事情对君主进行警告恐吓,如果还不知改变,那么损伤毁坏就会到来。从这里可以看出上天仁爱君主想帮助他阻止祸乱的发生。只要不是十分无道的时代,上天总是尽力帮助而保全他,事情在于努力勉励自己去做就是了。努力勉励自己从事学问,那么见闻就广博而智慧就光大;努力勉励自己走正道,那么道德就一天天完善而成就便十分显著,这都是可以立竿见影而行之有效的。《诗经》上说“昼夜不懈”,《尚书》上说“努力呀,努力呀”,都是说的要努力勉励自己啊!

所谓道,就是达到治理好国家必须遵行的路啊。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好国家的工具,所以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几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啊。王者还没有创作音乐的时候,便采用适合于当代的先王的音乐,用它来深入教化百姓。教化的真实效果没有得到,雅颂的乐章就创作不成,所以王者功成然后作乐,用来歌颂自己的功德。音乐这个东西,是用来改变民风、转化民俗的。它改变民风十分容易,它转化民俗成绩显著。因此声音从和谐中产生而来源于真情实意,接触肌肤,深入骨髓。所以王道虽然逐渐损坏,而管弦的声音未尝衰微。虞舜不当政已经很久远了,然而赞颂的乐章遗音犹存,所以孔子在齐国能听到《韶》乐。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太平而厌恶